

戀上神國研究（三之二）：George E. Ladd 的《新約神學》（中）

徐濟時

系列序：研究神國（天國），是中華神學之議程和處境之呼喚，乃因中國崛起，中華民族的教會在本國和各國亦壯大，遲早教國兩方出現定位、避位、走位、撞位等難題。因此，我們實須釐清西方教會二千年來解讀的神國（包括應對人國），再在吾等處境尋覓其中之真理，免陷西方教會史常現於本土和宣教區的「神國」與政權「對罵開戰」（在中國一度招致殺教）。尋查歷史，基督新教起於五百年前「宗教改革」，乃是脫離羅馬（為中心）天主教，改以福音為核心更正教，此意十分重大。因為德語地區領航的改教，本以新約希臘字福音 $\epsilon\upsilon\alpha\gamma\gamma\acute{\epsilon}\lambda\iota\omicron\nu$ (euaggelion / 英譯 Gospel) 立教，改革教區自名為 *evangelisch Kirche*（福音教會 / 英文直譯 evangelical Church）¹ 以別於位高權重的天主教會 (Catholic Church)。更正教初心傾慕「福音教」，後名之為基督教。

由此生出兩大追問。首先，何謂「福音」？福音（派）之徒既重視傳福音 (evangelism，或譯佈道)，但教會史發現上世紀來華西教士所傳的，是一套簡化福音 (Good News)，就是個人得救、免入地獄、得永生上天堂等「個人得福」的福音；我們續行大使命（太 28:18-20）不外乎「更多的個人得福」而已，這般「有福同享」看重的是個人性，往往看漏大使命原文凸顯的是集體性：門徒化 ($\mu\alpha\theta\eta\tau\epsilon\upsilon\sigma\alpha\tau\epsilon$) 萬民—門徒這名詞罕有轉成動詞—以至教導 ($\delta\iota\delta\acute{\alpha}\sigma\kappa\omicron\nu\tau\epsilon\varsigma$ /分詞)「信徒集體遵守凡主所吩咐的」才屬完成「傳福音」。所以，福音不單是個人被動地白白得福（大使命不容停在「個人得救」），更是聯群結隊主動地「守道加傳道」。那就引申下一追問：「共守主吩咐」如何彰顯「門徒化萬民」的福音呢？這方面一直受各地民族性影響，屢現失守。例如中華文化偏重五倫五常，所以華人門徒對聖經中倫常孝道願「用心守」，但對主吩咐的天國之道要「捨命守」就迴避；主常稱福音為「神國 / 天國之福音」，嚴指「要努力進天國、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要為神國撇下家人和一切」，如斯宗教狂熱不合咱們民族性就避談。可見，於我們守神國之道比守孝德之道難。昔日西教士傳的福音，往往忽略神國，因為「國度真理觀」在他們離開中國後才興起於西方保守派，再後成顯學。普世華人教會近年追趕西方神學縱多談神國，但仍少深耕主所創「國度性質」福音之意義。

本系列務求忠於原著來介紹（引文配以原文供直接理解）近代一批研究神國 (Kingdom of God) 宗師之餘，本人亦試「由西入中」作神學反思（以另一字體顯示並配註碼以便索引），盼「中華世紀」基督門徒認識此「國度性福音教」、不斷會通轉化更新。在行文上為免混淆作者和筆者，下文會將屬於筆者本人的評議以「本人」表述之。

前文交代了神國的歷史解讀和本身義理，以下探討神國的關聯領域。

¹福音此字有用於悠久的宗派如德裔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此 Evangelical 教會卻非屬於近大半世紀興起的福音派 (Evangelicals) 涵蓋下「福音派教會」（Evangelical churches，這福音派在德文另有專詞 *evangelikal*）。因此上述德文 *evangelisch*，原是用作拒歸宗梵蒂岡的 *Protestantisch*（抗羅宗即基督新教）一個同義詞，並非近代意義下福音派。以上解說為免望文生義，盼英譯的混淆問題，不會在中譯出現。

..... (8)

神國一大難題，是與教會的關係。第二世紀有一段這樣禱文：「求主記念你的教會，以聖潔從四方召聚教會到你為其預備的國。」²這禱文顯示早期教會自視有別於神國，後者是屬於末世的(eschatological)。但自奧古斯丁有變，他將教會與神國等同，而其後的天主教教義延續這一等同觀；到宗教改革傳統直至近代(Reformed tradition to recent times)，依然在修訂形態(modified form)下維持兩方等同身份(identification)。(Ladd 1975: 105-106)

有不少學者否定耶穌有意創立教會，他們辯稱耶穌預告神國將臨，但臨到的（不是神國）是教會；³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亦有近似講法：耶穌欲賜給以色列人屬地千禧(millennial)大衛國度，但因為他們拒絕，耶穌就引進新計劃去建立(to form)教會。如此，教會與以色列就沒有延續性，如此對嗎？我們宜察究以下有關方面，作出辨識。(Ladd 1975: 106)

首先，耶穌一生的事工都是在以色列地猶太人中，所以他聲稱只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太十五 24) 傳道、沒有向外邦人傳道(太十 5-6)，是理之所至。耶穌自視為活在舊約之約(Old Testament covenant)和眾先知之應許的背景所對應的國度子民(sons of the kingdom)(太八 12)，只聚焦於他的事工對象是神選民這立約之子(sons of the covenant)，而不是全世界(the world at large)。(Ladd 1975: 106-107)

以色列人拒絕耶穌，在他出道初期已出現，三本福音書早已言明。因此，難以下結論說耶穌最後意料不到同胞的反對，致另作打算設立教會。雖然如此，耶穌仍能吸收一批跟隨他的門徒、有別於拉比的門徒；因為他要求門徒和他連合(bound his disciples to himself)而非拉比要求的和律法結合，他超越拉比而捨命給其門徒，他更要求他的門徒毫無保留降服(surrender without reservation)於他權柄下成為奴僕(douloi/slaves)。這些關係於猶太教都沒有類近的(no parallel in Judaism)。(Ladd 1975: 107-108)Ladd 認為，雖然耶穌沒有用「以色列」這一字應用於其門徒，但他們無疑是彌賽亞救恩的承受者、國度的人民、真以色列人(true Israel)。(Ladd 1975: 108)

雖然在舊約中以色列人離棄神，但仍然有一小批忠信的餘民(faithful remnant)。(Ladd 1975: 108) 這概念可延伸至耶穌門徒是真以色列人，故耶穌稱他們為得天父之國的「小群」(路十二 32)，有別於「大群」迷失的羊。耶穌呼召的 12 門徒，一般被廣泛理解為代表以色列 12 支派，他們在末日的時候要坐在 12 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 12 個支派(據馬太福音 19 章 28 節和路加福音 22 章 30 節)。12 這數目帶有象徵指向之前以色列支派、之後末世性以色列

²原文：“Remember, Lord, Thy church, toGather it together in its holiness from the four winds to thy kingdom which thou hast prepared for it.” (Ladd 1975: 105)

³ “Alfred Loisy has given this viewpoint classic expression: **Jesus foretold the Kingdom of God, but it was the church that came.**” (Ladd 1975: 106)

(eschatological Israel)。

然而，揀選 12 門徒是表達一個比喻，就是耶穌正在興起另一個、現已接受這彌賽亞救恩的全新性耶穌會眾(Jesus' *qahal*)，取代拒絕他信息的同胞前上帝會眾(congregation of God as Hebrew *qahal*)。(Ladd 1975: 109)事實上，當馬太福音首次出現「教會」這一關鍵字，是由耶穌向彼得這樣說：「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十六 18)。這話引出以下解讀：「我的教會」是專屬耶穌的 *My ekklesia* (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用此字翻譯舊約希伯來文 *qahal* 即「領你們出埃及的耶和華神」的會眾(congregation)／集會(assembly)；七十士譯本用 *synagoge* 而非 *ekklesia* 譯另一相近希伯來文 *edhah* 即會堂 (house of assembly)，然而 *qahal* 在創出利民耶結六書也會被譯為 *synagoge*。說到底，這兩個希伯來文在舊約，常用於以色列人作為神的子民。(Ladd 1975: 109-110)

第一世紀耶穌的口語亞蘭文，是以 *kenishta* 代替這兩個希伯來文，而當地猶太會堂也被譯為這字。影響巴特至大的口傳福音學者 Schmidt(1891-1956)認為，耶穌是以 *kenishta* 這亞蘭文視其門徒是一個特殊的會堂、體現為真以色列人(a special synagogue embodying the true Israel)。(Ladd 1975: 110) 至於耶穌用的「建造教會」，是舊約「建立(神)子民」的概念。⁴所以，耶穌說「建造我的教會」(太十六 18)是沿自舊約信仰與行為的概念，而且耶穌亦沒有另立分離的會眾、會堂的意向。⁵

對於這段經文在傳統上引起最大爭議的判斷「是否彼得就是教會的磐石」，Ladd 認為希臘文本背後的閃語，不應存在小石(彼得)和大石(磐石)之互換，耶穌可能只是以亞蘭口語說：你是「磯法」、我要把我教會建於「磯法」上。⁶ Ladd 甚至認為耶穌倘若將領導權日後交給彼得，但沒有在上下文暗示這領導權可傳給後人(本人按：這指天主教賴以建構的「使徒傳承」)，而下文馬太隨即記載彼得成為「絆腳的磐石」，對他諷刺有餘。(Ladd 1975: 110-111)

以上的原文梳釋，可跨越中文譯本之不足。那麼，神國與教會的關係實是如何？Ladd 扼要提出五方面如下：第一，教會不是神國(The church is not the Kingdom)：Ladd 特別提出 G.Vos (1862-1949)⁷ 1934 年出版的 *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該著作幾乎是 20 世紀上半葉這方面福音派學者僅有的，Vos 將上述馬太福音 16 章經文以寓意解為「教會就是神的國」(Ladd 1975: 112)。Ladd 批評這類寓意解讀過於隨意，例如多段經文所說進入神國(entering

⁴路得記 4 章 11 節；耶利米書 1 章 10 節，24 章 6 節，31 章 4 節，33 章 7 節；詩篇 28 篇 5 節，118 篇 22 節；阿摩司書 9 章 11 節。(Ladd 1975: 109)

⁵ "(Jesus) He did not institute a new way of worship, a new cult, or a new organization. His preaching and teaching remained within the total context of Israel's faith and practice."(Ladd 1975: 110)

⁶原文："In view of the Semitic usage lying behind the Greek text, we should see no play on the two Greek words, *petros* (Peter) and *petra* (Rock). Jesus probably said, "You are *kepha* and on this *kepha* I will build my church." (Ladd 1975: 110)

本人按：因為在口語的亞蘭文是沒有如希臘文的小石或盤石兩個不同的字彙，亞蘭文只有磯法(*kepha*)一字。

⁷他是一代荷裔美國加爾文主義者(Dutch-American Calvinist)，被捧為 the father of Reformed Biblical Theology。

into the Kingdom)並不同說是進入教會(entering the church)。Ladd 說這國乃是現今不可見領域的神治(the present sphere of God's rule is invisible)，不是如同教會那可見能經驗的世人(an empirical body of men)。教會是這神國的子民(people)，不是神國本身或一部分。(Ladd 1975: 112-113)

第二，神國開創教會(The Kingdom creates the church)：教會是耶穌事工所稱神國降臨的結果，是神國所創造的新人民、國度兒女、真以色列人，進入一種新的團契(new fellowship)。但 Ladd 以耶穌的撒網比喻指出，在現世神國中具「代表性」教會那看得見的人，是有混雜成分的人，包括不是國度裡真正的兒女。因此，加入教會不等於進入神國。⁸

第三，教會見證神國(The church witnesses to the Kingdom)：教會不能「建立神國或成為神國」(build the Kingdom or become the Kingdom)，但教會能見證這神國，就是見證神在基督裡過去和未來的救贖行動(redeeming acts)。這是以耶穌差派十二門徒和 70 人出去傳道表達其象徵意義，前者代表向以色列十二支派作見證，後者代表猶太傳統認為全世界有 70 國、律法本是以 70 種語言給予各國。所以，這出去的 70 人就是象徵往各民各族中作見證，這一種使人作門徒的神學，就是教會的使命。⁹如今，以色列人不再成為神國的見證而由教會取代其位置作見證。誠言，教會在這世代仍會沾罪、不達完美(never attain perfection)，但一定要展示那完美秩序(perfect order)末世神國度的生活。(Ladd 1975: 115)本人認為當今盛行「教會入世」如辦學、做社會服務等，教會從中所展示的自身見證，實比活動事工更重要；教會若不省察吾身，就在未信者面前成為反見證、做成反效果，拉倒「大使命」的成就。入世有成的美國教會近年多有提出 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備受歡迎。這一轉向對後起的華人教會極具反思意義。(8A)

第四，教會是神國的器皿(The church is the instrument of the Kingdom)：接上點，耶穌的門徒不單是傳揚神國福音，也是彰顯這國度的器皿，正如耶穌指示他們一邊傳講神國、一邊醫病趕鬼，相輔相成。上述馬太福音 16 章 18 節首次提到教會時，耶穌稱陰間的權柄（原文是陰間之閘門這閃族概念）不能勝過教會的基石。¹⁰耶穌的門徒就是要作出耶穌之國的事工，戰勝疾病和死亡（馬太福音 10 章 7,8 節），他們將繼續彌賽亞所作，成為戰勝撒旦的神國器皿。(Ladd 1975: 116)

第五，教會是神國的管家(The church the custodian of the Kingdom)：「做好管家」是拉比概念

⁸ "Thus entrance into the Kingdom me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church; but entrance into the church is not necessarily synonymous with entrance into the Kingdom." (Ladd 1975: 113)

⁹ Ladd 亦以兇惡園戶比喻指出，轉園子給有果子可交的非以色列人（太廿一 41-43）(Ladd 1975: 114)

¹⁰ 接下第 19 節耶穌隨即提及天國的鎖匙和「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本人認為兩節經文，可連起來解作：耶穌要彼得帶領教會開啟陰間與天國之間的大閘，從而捆綁污鬼，釋放罪人。

的「以色列乃神國管家」，就是自亞伯拉罕開始神藉律法予以以色列施行神的管治，因而以色列成為律法的管家，延伸神之管治至外邦。然而，耶穌藉兇惡園戶的比喻（太廿一，可十二，路二十），預示耶穌作為園主之子竟被不結果子的園戶殺害，導致這由神栽種的葡萄園傳給別人，就是神國從以色列轉給耶穌的教會，這神國的「新管家」始於其十二門徒。在馬太福音 10 章 9 至 14 節和 25 章 31 至 46 節，耶穌差派十二門徒到猶太各城鄉傳道，他們從遭受的待遇中實在決定城鄉中人誰能誰不能進天國。如此，將「是否接受耶穌和是否接受耶穌的門徒」等同起來，由此帶出門徒所擁有天國進出的門匙，也交給由他們所立的教會，就是神國的管家。(Ladd 1975: 116-119)本人認為華人信徒理解「做管家」大多留在昔日基要主義的狹義概念，偏重個人化（屬於私隱）和儒家化（各自修行），「做個好管家」往往為了保障他日各自見主、有賬可交（領人歸主最重要），未能進一步看重群體性更有力的入世見證，達到主要求的在世上作光作鹽。(8B)

歸納五點所論，Ladd 如此為神國與教會的關係作其總結：「沒有認受神管治的教會就沒有神國，沒有神國亦沒有教會，但彼此是有分別的兩個概念：神的管治和人的團契。」¹¹

..... (9)

本書專章論神國的最後方面是「神國的倫理」。Ladd 先引當代一批重要學者之見解，如下：哈佛神學教授 Peabody (1847-1936) 稱：「耶穌首先要求（我們）的不是正統教導或熱切的宗教經驗，而是**重道德**。」¹²希伯來百科全書主編猶太裔學者 Klausner (1874-1958) 雖然否定耶穌有神性及附隨的神蹟和神秘主義，但稱許耶穌倫理之載本是以色列文學寶庫的極品。¹³主張耶穌帶來已實現的末世論(realized eschatology)的 Dodd，則指出「耶穌倫理的道德觀是絕對的和建基於基要的、超時代的宗教原則，乃因神國這永恆的進入了暫時的。」¹⁴本人認為 Dodd 所解構的耶穌倫理（尤其是登山寶訓），往往未被忠於聖經的福音派高度重視，在實踐上打折扣。中華神學應從中國倫理方法論作出整合，提升耶穌倫理實踐之位階。(9A)

廣義的自由派學者的意見，則眾說紛紜如下：有的引路加福音 17 章 20 至 21 節強解神國只限在個人靈魂(God's rule in the individual soul)，如 Harnack 和 L.H. Marshall。(Ladd 1975: 121) 有

¹¹原文：“There can be no Kingdom without a church — those who have acknowledged God's rule — and there can be no church without God's Kingdom; but they remain two distinguishable concepts: the rul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men.” (Ladd 1975: 119)

¹²原文：“Jesus' first demand was not for orthodox instruction or for ecstatic religious experience but **for morality**.” (Ladd 1975: 120)

¹³他如此稱許：“the Book of the Ethics of Jesus will be **one of the choicest treasures of the literature of Israel for all time**.” (Ladd 1975: 121) Ladd 再引申這一類見解：“The old Liberal interpretation found the essential truth of the Kingdom of God in personal religious and ethical categories.....The ethic of Jesus was the ideal standard of conduct, which is valid for all time in all situations.....”(Ladd 1975: 121)

¹⁴原文：“Jesus ethic is a moral idea given in absolute terms and grounded in fundamental, timeless, religious principle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coming of the eternal into the temporal.” (Ladd 1975: 121)

的學者聲稱登山寶訓的宗教是靠行為，而這種極端、英雄式、非正常的倫理連耶穌也不能實踐。¹⁵同期由布特曼(Bultmann)領航備受存在主義影響的聖經學者，則只關注耶穌倫理的存在性抉擇而非實質性內容，Ladd 引述布特曼 1934 年的 *Jesus and the word* 這套觀點：「耶穌不是個人倫理或社會倫理教師，亦沒有頒下絕對原則或行為準則，耶穌只要求一點：抉擇」。¹⁶

一度盛行於華人教會的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的學者看法，以分代如「新約是恩典時代、舊約是律法時代」來解讀登山寶訓：此乃新的律法主義(a new legalism)而與恩典之福音無關，純為將來千禧年那地上之國(earthly kingdom)的公義政權而立。¹⁷

有別於以上各人，Ladd 提出自己的見解。首先方面是涉及律法傳統，就是：耶穌仍然成長於舊約，一生遵行摩西的律法並視之為神的默示話語（這方面從沒有批評舊約聖經），並且他的使命就是要成全律法；基於此，Ladd 據馬太福音 5 章 17 至 18 節認為舊約是永遠有效(permanent validity)。(Ladd 1975: 124) 然而，對於「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太十一 13，路十六 16)，Ladd 稱施洗約翰之後就是彌賽亞救恩這個新時代的開始，需要對律法的角色(role of the Law)設立新定義。如今，神與人的關係，不再是透過津法，而是透過耶穌本身和藉他闖進來的神國。此即是說：「耶穌視整個舊約運動(movement)由神主導下，到他本身目的已達，他的彌賽亞使命和國度的臨在(presence)就是對律法和先知的成全(fulfillment)。」(Ladd 1975: 124-125) 耶穌的權威，有別於拉比以引述前拉比的話、甚至先知以「耶和華如此說」的表達，他以自己就是權威而屢說「我告訴你們」，而他常用「實實在在(Amen)」發言，帶有舊約中「耶和華如此說」的氣勢(force)。耶穌拒絕那種「文士對律法的解釋被視為律法一部分」，包括文士教導下的涉及的安息日、禁食、飯前洗手禮儀、「罪人」和「義人」的分開（不共膳）；他甚至在它的彌賽亞救恩新時代再解釋律法的角色，放棄很多摩西律法定規的潔淨之禮儀（如馬可福音七章 15 節至 19 節向門徒解釋各樣食物原是潔淨的），從原則上廢除整個禮儀傳統(annulled the entire tradition of ceremonial observance)。(Ladd 1975: 125)本人認為耶穌成全舊約的神學解讀不宜作泛論，據羅馬書 13 章 8-10 節是指倫理上而言，就是他頒下的「新命令—愛」成全了律法核心十誡的人倫方面，十誡的神倫方面（首四誡）則非等同意義的「成全」（宜改用詞）。此外，華人基督徒在理解舊約的倫理方面往往添上「翻譯混淆」，因中譯上舊約 (Old Testament，指聖經)和舊約(Old Covenant) 同字；申命記 4 章連上耶利米書 31 章「寫律法在心上」所指的新約(New Covenant)，中譯字亦同於新約(New Testament，指聖經)。如此，新舊約聖經就易被

¹⁵H. Windisch: "The religion of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is predominantly a religion of works. However, this eschatological ethic is an extreme, heroic, abnormal ethic that Jesus himself was unable to fulfill."(Ladd 1975: 122) 近類觀點亦有 A. N. Wilder: "Jesus look forward to a great historical crisis which he described in poetical apocalyptic language that is not intended to be taken literally." (Ladd 1975: 123)

¹⁶ "Jesus was not a teacher of ethics, either personal or social. He did not teach absolute principles or lay down rules of conduct. He demanded only one thing: decision." (Ladd 1975: 123)

¹⁷代表人物 L.S.Chafer 認為 "As a rule of life, it is addressed to to Jews before the cross and to the Jew in the coming Kingdom, and is therefore not now in effect."。較為融合兩者的說法則是 A. J. McClain 和 The Ne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所說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expresses the legal demand of the kingdom which only grace can enable men to fulfill." (Ladd 1975: 123-124)

混淆為新舊兩個約而出的聖經，衍生對舊約倫理及舊約神學的誤解。(9B)

第二方面是神管治(reign)的倫理。Ladd 引德國神學家 Windisch(1881-1935)指出歷史和神學兩種釋經；從歷史而言神國一定是將來的時代而與今人無關，從神學而言他勒目 *Talmud* 的 *malkuth* (國度) 這耶穌一定用過的字，其在拉比思想幾乎全是神的主使權(Lordship of God)。(Ladd 1975: 126) 因此，Ladd 也認定，耶穌所宣講神的國，從歷史衡量是指向神的管治(rule of God)，包括現在至未來延續不斷的管治。從末世理解，人類至終要面對神的審判和／或拯救，此乃聖經宗教(biblical religion) 的核心。(Ladd 1975: 126-127) 國度倫理就是神管治下倫理要求，而這種神治的經歷能使人對這倫理的義有新的量度(a new measure of righteousness)。(Ladd 1975: 128)

第三是絕對的倫理。Ladd 從上帝管治下的倫理推論出這一定是絕對倫理，按神旨意的無條件、絕不妥協，為各時代定下義的準則(the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這般完美的標準，有待邪惡被消滅的將來世代中才能真正達到；登山寶訓這麼高的標準，Ladd 同意只能在末世的神國中才能完美地經驗到。本人以此說法追問一個問題是，神縱使不按人「守足經」登山寶訓為準，但會否改以「實現多少」寶訓作為人進入這末日之神國的先決條件(太七 21)？若會，就要放下「兩極化」看待寶訓，而要正視今生倫理責任。(9C)Ladd 沒有顯示他這層次的思考，只是理論地指出：「倫理如同神國，處在現今實現和將來末世成全的張力中。」¹⁸

第四是內在生命(inner life)的倫理。進入天國的義，是超越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馬太福音 5 章 20 節)，這方面除了登山寶訓有舉例描述外，在猶太文獻也有類似。英國學者 Manson(1893-1958)稱猶太主義也重視內在的生命(雖然 *Mishnah* 遍佈外在持守的律法)，例如主後 50-150 年間成書的猶太基督徒作品《十二使徒遺訓》(Ladd 博士論文研究題目)，就有要求內在的義(inner righteousness)¹⁹然而，耶穌教導「愛你的仇敵」到那深至為敵人求幸福，這是唯有來自愛的品格，就是神治下的恩賜。²⁰

第五是義(righteousness)的達成。Ladd 指出，耶穌要求跟隨他的人一定要做出激進(radical)的決定，就是：要為得神國而不惜犧牲他所有其他關係。(馬太福音 10 章 34 至 39 節；路加福音 9 章 58 至 62 節，14 章 26 至 33 節)。任何人間的感情連結若難阻人選擇神國和耶穌的抉擇(decision)，就要切斷，甚至要捨己背十字架跟從主(馬太福音 16 章 24 節)。Ladd 似乎在這方面

¹⁸原文：“Ethics, like the Kingdom itself, stan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present realization and future eschatological perfection.” (Ladd 1975: 129)

¹⁹ “Love ye one another from the heart; and if a man sin against thee, speak peaceably to him, and in thy soul hold not guile, and you if he repent and confess, forgive him. But if he deny it, do not get into a passion with him...”(Gad 6:3). / “He that hath a pure mind in love looketh not after a woman with a view of fornication; for he hath no defilement in his heart, because the Spirit of God resteth upon him.”(Benjamin 8:2) (Ladd 1975: 130)

²⁰ “(love)it involves one of the deepest mysteries of human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that a man can deeply and earnestly desire the best welfare of one who would seek his hurt. This and this alone is love. It is character; it is the gift of God's reign.” (Ladd 1975: 129)

受流行當時神學界的存在主義影響，引申出當任何人作出捨己捨生這激進的抉擇，他將會得到人子的應許而在主再來之時得獎賞。²¹另一方面，愛神要透過愛鄰舍表達。猶太主義的愛鄰舍只限於屬神的人，高要求的昆蘭(Qumran)社團理想只達到「愛社團中所有光明之子，恨社團外所有黑暗之子。」²²耶穌修訂愛鄰舍的定義，擴至有需要者(in need)和仇敵，且指出愛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 22 章 40 節)。Ladd 如此為之作結：「愛的律法原出於耶穌，且是他一切倫理教導的總歸。」²³本人甚為認同愛高於律法、有愛無類、愛敵如親等，致使新約的倫理生活超越舊約的律法生活，達到神國要求的極高水平，然而其中涉及對親情的排拒而在中華文化會被視為「大逆不道」，這些張力是有待神學本色化的知識、智慧、處境判斷、實踐經驗、聖靈引導等「化解」。(9D)

第六是賞賜和恩典。耶穌時代的猶太教教義重視功德(merit)和賞賜(reward)，表面看來近似耶穌所教導天國之福是善行的賞賜。然而，最大的不同是耶穌強調賞賜來自恩典，這可以從耶穌不少比喻中看到：「忠信須要在非為報賞下實踐，獎賞本身全是屬於恩典。」²⁴並且，從耶穌不斷治病和向窮人傳福音所顯示，這更是一種白白的恩典(sheer grace)。簡言之，神國不是遵行耶穌教訓的將來報酬，而是神的恩典所帶來由現今開始的賞賜。(Ladd 1975: 133-134) 就是說：信主的人渴慕的天國生活，不是將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下期待續

²¹ “Man’s destiny rests upon this decision. When one has made this radical decision to deny and mortify himself.....forfeited his life, he has the promise of the Son of Man that in the day of the *parousia* he will be rewarded for what he has done.” (Ladd 1975: 132)

²²原文：“love all the sons of light—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hate all the sons of darkness —all who were outside the community” (IQS 1:9-10) (Ladd 1975: 133)

²³原文：“This law of love is original with Jesus, and is the summation of all his ethical teaching.”(Ladd 1975: 133)

²⁴原文：“Faithfulness must never be exercised with a view of reward; the reward itself is utterly of grace.”(Ladd 1975: 133) 此外，Ladd 進一步說到神國是：“While men are to seek the Kingdom, it is nevertheless God’s gift (Lk. 12:31,32). It is God’s free act of vindication that acquits a man, not the faithfulness of his religious conduct (Lk.18:9-11).” (Ladd 1975: 134)